

我所知道的林彪

楊 蔚

黃岡迴龍四弟兄

八月二十七日，陶希聖先生在中央日報第二版發表了「再談林彪之死」一文，因筆者曾經與林彪相處過一段時間，故對這篇文章很仔細的讀了一遍。讀後，發現陶先生所述，與筆者平日所知，多少有點出入。好在陶先生在前言中交代過，他是根據現在台北……曾與林彪相處、相識、或相知的二區某幾縣同鄉談論，再與自己所見所知者互相參證而作的。其採取之資料既有耳語傳聞，訛誤之處自所難免。筆者是一軍人，雅不願管閑事，祇因自去年（一九七一）九月以來，由於林彪之突然失蹤，共匪的傳播機關又譁莫如深。如是有關林之生與死，長與短……簡直成了最熱門的新聞！同時因為林在匪黨中的地位：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偽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偽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毛澤東稱他為最親密的戰友，中共「黨章」上明定他為毛

匪繼承人；這樣一位身兼多職的紅朝頭目，竟會驟然失蹤，不知去向，使得舉世的政論家，為之錯愕！筆者自覺既與林彪相處過一段時間，縱然對他的瞭解也是一知半解，但寫出來供大家參考，總不算多餘。因此在讀了陶先生的文章之後，就把自己所能記憶所能找出的資料整理一下，寫了出來。

林彪係出生於民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公曆一九〇七年，民十五年於廣東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時為二十歲，（見軍校四期同學錄），他比筆者大一歲，筆者今年為六十四，他應該是六十五歲。林的出生地在湖北黃岡迴龍山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他父親經營過小型工業，後來在長江輪船上當買辦。他有四個兄弟，林彪排行老二。老大叫林育南，比他約大八歲。湖北省初期的共產小組，就是林育南、陳潭秋、惲代英……等搞起的。五卅運動後，林育南曾為湖北學生代表參加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他（育南）在共黨裏屬於「反四中全會派。」一九三〇年又當過共青團中

央代理書記。最後在上海被捕跟柔石等一起被鎗斃！魯迅曾經寫詩著文悼念他們！林彪未進黃埔時是在武昌共匪中學讀書，因着他老大的關係與惲代英很親近，參加了共黨外圍組織——湖北社會福利社。（以上可參閱今日世界三四七期）一九二五年黃埔軍校派員到武漢祕密招生，共進中學是祕密招生站之一。筆者當時就讀於武昌中法大學附中，即因就讀共進中學的同鄉李梯雲、漆德武二位的勸說，纔決心投筆從戎投考黃埔的。林彪之由共進中學而至黃埔，正與筆者同一時期同一道路（由漢口搭江輪到上海改乘海輪到廣州），我們在路上曾碰面，祇因避免北洋軍閥注意，彼此都心照不宣，但同行的經過，已留下難忘的印象了。

從武漢招來的同學到廣州時，正值廣東大學放暑假。軍校即利用廣大教室做考場，舉行入伍生考試。我們被錄取後分別編入入伍生團。在入伍生團受過一段嚴格訓練後，被派到海軍軍艦上担任監視勤務。（當時海軍份子複雜思想動搖）

不久即參加外學考試，筆者考取了軍官團，林彪考取了預備軍官團。編隊時忽奉命將預備團制度取銷，原軍官團改為第一團，預備軍官改為第二團。筆者編在一團一連；林彪編在二團三連。我們升學後，訓練更為緊張，是不同連同隊的同學，甚少往來。筆者在校時，年紀較小（十八歲進校），身體較瘦，任何課外活動……如孫文主義學會、青年軍人聯合會、血花劇社、CY……等，我都未參加。課餘時同學們談天，雖然時常談到某人加入了這種組織，某人加入了那種組織……可是林彪之名從來沒聽人提過！因林彪在校時是默默無聞的，沒有人對他注意。十五年十月受訓期滿畢業分發到前線工作，我被分發到東路軍，同批的有百餘人，一路經韶關越大慶嶺至江西南昌向第三軍朱培德部報到。沿途滿想找一找武漢回來的同學談談，可是一個也沒找到，林彪更是毫無踪影，直到了北伐完成，開始江西剿匪，林彪之名竟以匪首頭銜在通緝令和報紙上出現！那時有些認識他的同學，都不勝驚異！因為誰也沒想到他（林）會投匪而且相當活躍。

視察陝北唯命是聽

西安事變後，筆者奉命參加中央視察團隨蔣思宗將軍由南京經西安赴陝北視察。時為一九三七年（民廿六）春天，國共雖已宣佈合作，但延安的蘇維埃還未撤銷，兩萬多紅軍部隊亦未整編。視察團的任務：是察看它們的機關，點驗它們的部隊，以為行政統一，軍隊整編的依據。當時林彪正在延安任偽抗日軍政大學校長。視察團到

延安時，共匪黨政軍所有要角除毛澤東外，由林伯渠率領排隊郊迎。林彪站在歡迎行列中，由葉劍英向筆者介紹：「這是你的同期同學林彪同志。」（葉劍英是代表朱德、毛澤東到西安迎接我們的，沿途負招待之責）筆者此時第一次與林彪握手，一度寒暄之後，就談起十餘年前從武漢到黃埔的許多故事來。視察團在陝北逗留了半月有餘，匪方機關部隊對我們都盛情招待。林彪與陳賡（軍校一期同學）是毛澤東指定招待黃埔同學的，因為筆者與林同期，所以林就專門做了筆者的隨從，筆者要到那裏他就帶到那裏。尤其林主持的抗日軍政大學，筆者可以隨便進出。所謂領導幹部的愛人在該校受訓的——連朱德的老婆康克清，筆者也可以傳她談話。當時林的老婆叫劉錫銘，據他說在他們黨校受訓。後來報紙



二十歲初從軍，尚未投共時期的林彪

上一再透露，老婆是葉羣，那麼劉錫銘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依筆者在延安的觀察，林彪之為人，湖北老鄉說他有點「溫情主義」，那是正確的。因為他不論對任何人談話，都是慢吞吞心平氣和的；筆者看他對學生講話，也是慢條斯理的一口湖北腔，沒有一般軍人激昂慷慨的表情！他對黃埔受訓的往事，乃念念不忘，對委員長始終稱呼校長。甚至我們碰到葉劍英時他對筆者說：他（指葉）是你（指筆者）我（林）的老師。（葉在黃埔一期時，任本校教授部副主任，北伐初期任第四軍張發奎的參謀長）足見他還有尊師重道之情。他顯明的長處是努力求知手不釋卷。（經常有一本書捏在手上）他在軍事上的心得，除作戰經驗豐富外，對「軍事辯證法的理論篇，確有相當研究。匪軍所謂「抵制、打擊」「一點

兩面」的戰術原則；「猛衝」、「猛打猛追」的「三猛」戰鬥原則，林自謂是他倡導出來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他以偽國防部長身份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筆者可以肯定是林自己的手筆；因別人可能寫得出更好的詞藻，而不可能寫得出那充滿實戰經驗合於辯證邏輯的理論。至於他的缺點，我們發現的不多，但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是相當陰險？例如他對你談話時，兩眼總是看着地下。這一特徵，現在台北的四期同學滕傑先生亦有同感。因抗日期間林到過重慶，委員長指定滕先生負責招待，滕與

林談話時，林也是眼看地下。

自從今（一九七二）年四月間，我情報機關發現了中共中央於今年一月發佈的「第四號文件」（標題為粉碎林、陳（指陳伯達）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八月間又發現了中共中央於今年三月傳達的「第十二號絕密文件」，（內容為毛澤東自去（一九七二）年八月中旬到九月十二日到各地方對共匪頭目解釋他與林彪之間鬥爭經過），經過分析研判，在報紙上披露後；證明了過去政論家對毛林關係的天真想法——認為精誠無間，完全錯誤！原來自彭（德懷）黃（克誠）事件之後，毛林之間即各懷鬼胎！祇因互以解決對方的時機尚未成熟，所以彼此互以反常的親密態度，爭取時間以待機會的到來。直到去年（一九七二）九月，毛的準備已告齊備，而林的準備尚功虧一簣！更不幸的是林的幹部李偉信（匪空四軍政治部祕書處副處長，參予反毛機密者）不忠，臨離告密，使林立果（林彪之子）于新野（反毛計劃訂人）的政變計劃完全洩漏；因之弄得林彪措手不及，祇有冒死逃亡！我們把上述情形與去（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在偽蒙墜機事件相印證，則林彪一家死於這架飛機之上，已屬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另有一分可能則是「勞改」！至於說毛先將林彪祕密處死，再用墜機的方式掩飾，筆者認為那不是毛匪慣用的手法。筆者認為在彭黃事件之前毛林關係最為親密纔是真的。正由於曾經真的親密過，所以知林者莫若毛，而知毛者亦莫若林，經過文化革命之後，毛所要打倒的政敵都已打倒了；知毛如林者當知道

已到了走狗烹的時候！以林之智慧他不會不知道在黨章上明定繼承人，是開他天大的頑笑，要使他招忌樹敵！他（林）之所以欣然接受這一花招，絕對是將計就計，即毛對他是假提拔真陷害！他對毛是假擁護真奪權；可惜毛匪畢竟棋高一着，終使林於不明不白中，送掉了性命！

毛澤東亲手毀「三寶」

林彪不是一個政治家，不够一個領袖風度。

因為他儀表不够莊嚴，詞令也不够圓滑。可是他在治軍作戰方面，憑數十年的戰績表現，足證他是一個將才。拿「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那篇文章來說，中共的將領中可能沒有第二個寫得出。中國共產黨竊踞江山，雖然不是林一人打出來的，但林是匪軍中的健將，是數一數二的功臣，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現在毛澤東把他（林）也整掉了，而且繼續的在清除他（林）的幹部中。毛這樣的自取滅亡，顯然是方寸已亂，或說上帝叫他發



一幀位置安排巧合的照片。

狂！依大陸情况分析：林死之後，能統帥大軍阻我反攻者，還有老將朱德、劉伯誠、徐向前、葉劍英、……等數人；其中最年青者為徐向前，今年已七十歲。其餘更加老邁，均無能為力了。（朱德已八十六歲）至少壯而勉能接班者，本有栗裕、羅瑞卿、楊成武、黃永勝……等人。可是這些人，都會被毛捉上來又整下去，他們已認清了毛的真面目，毛也不敢再信任他們了。毛過去是靠槍桿子起家的，而他總結他們成功經驗時，自詡有三寶：一為「黨（共）的建設」，二為「紅軍」，三為「統一戰綫」如今文革毀了他第一寶，林彪之死毀了他第二寶，至第三寶（統戰）自從所謂「民族資本家」、「民主黨派」等上了「政協」的大當後，雖最優人也會有戒心了。現在可以說，毛匪的法寶已一無所有，因之毛記的偽組織，真正是末日將臨！

我們軍校四期同學，每以革命功高人才出衆自豪。因為積功升為上將現在台北者，就有高魁元將軍、劉玉章將軍、羅烈將軍、胡璉將軍四位之多。其他中少將及服務黨政文教高級官員更不在話下。特別是在軍校時默默無聞的林彪也當上了偽政權的「大元帥」！前年當高魁元將軍連任參謀總長，林彪仍任偽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時，筆者一時心血來潮，因知王侯翔同學有一本四期同學錄放在劉子兆同學處，就專程前往借來，看一看這些將軍元帥們當年在黃埔背背包，穿草鞋的時候，又是怎樣一種情景！一頁又一頁的翻到第二團第三連，竟發現了一個巧合，令人小吃一驚！原來高魁元將軍與林彪的相片竟排在一

行，當中祇隔一位張天民同學、而使高林二位形成遙遙相對之勢。我們四期同學凡三千（含分校）餘人，如今祇賸下二百餘人，其中祇有高林二位比較出名，可喜一在台北，可嘆一在北平，都掌握着軍權，而四十餘年前同學錄上安排的位置竟影射着與此時的形勢相同，天下事的巧合，那有這樣奇妙呢？筆者驚歎之餘，特就同學錄原版翻印一幀留作紀念！茲將翻印之版，附於本文之後，以博讀者一歎！

走筆至此，見九月十五日報載：（中央社紐約十四日專電）據報導，奪權鬥爭正在西藏進行中，駐防西藏效忠於林彪的匪軍似乎仍掌握實權，並對那些企圖取代他們在西藏的地位的毛派份

子展開反抗。

最近一期的「西藏新聞」說，駐西藏匪軍的幹部中仍有不少林彪的死黨。匪軍在西藏主宰黨政大權這也就是匪黨委員會迄未能在西藏全境建立的原因。

由此可見，不論林彪死了與否，毛林鬥爭仍未落幕，毛澤東以槍桿子起家，十中有九會倒在槍桿子下。所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上帝欲令人毀滅，必先使其瘋狂」，這兩句中西至理名言，可謂毛澤東末日的寫照。試看近來毛澤東的送向美日兩國大送秋波，正可以反映出他內心的驚恐畏懼，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中外雜誌

合訂本已出
第一至十一卷

平裝第一至十一卷每卷各捌拾元
精裝第一至十一卷每卷各壹百元

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國內購一至十一卷全套平裝祇收八百元（長期訂戶特價七百元）精裝祇收壹仟元（長期訂戶特價九百元）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立即寄書。